关于新疆民族教育、双语教学与学习汉语的政策思考

郭正礼，李艳荣，杨超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86)

摘要：为了全面贯彻第五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新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论文阐述了民族教育的双重含义；民族教育、双语教学同学习汉语的辩证关系；如何防止双语学习中的片面性，以及加快优先超越发展新疆民族教育的建议。

关键词：民族教育；双语教学；汉语

中图分类号：G752

文献标识码：A

一、要充分认识新世纪新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重要性

当历史时钟进入 21 世纪，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仍然明显存在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的现状。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中重点的民族地区，以上“三个落后”的存在十分明显，不容置疑。而这又都同西部地区民族教育发展落后有密切关系，因此实践“三个代表”，不发展西部民族教育，既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不能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仍然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与重要性的基本特征。放眼全球，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热点问题，而且表现空前突出、空前尖锐、空前复杂。因此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事关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胜利实施，有利于正确解决和应对国内外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教育都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民族数十种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其中高度重视教育，包括高度重视加快发展民族教育都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总结过去我国民族理论政策与实践有许多的成功经验，分析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如此平等和巩固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都同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重视并发展民族教育的大政策分不开。面对新世纪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加剧，千方百计向教育领域，尤其向民族教育渗透，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严峻情况，我们更应充分认识民族教育对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又是多民族聚居，多层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广袤区域，具有多宗教多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同八个国家毗邻接壤。有七个跨界民族，十三个世居民族、四十七个民族成分。新疆的教育事业实质上就是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重点的不同于普通国民教育的民族教育。新疆教育首先是中国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同时自身又具有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特点。对此我们应该从贯彻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战

略高度，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发展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共同繁荣的战略高度，从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强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战略高度，来充分认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那种认为 21 世纪了，中国民族教育应该多讲共同性，少讲特殊性，甚至认为有关新疆民族教育的“预科汉语班”、双语教学的模式可能成为“萎缩专业”，因而不积极探索如何优先加快或优先跨越发展民族教育。我认为这些思想既超越了新疆民族教育的现实，又对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不利。过去，我们党创办过民族学院，至今仍保留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十几所民族院校。近十几年来，又创建开设内地高校“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普通高校“民族预科班”，这对民族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成功经验，是高度重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的必然成果。新疆所有教育事业，无论是办大学还是办初等、中等专业学校，实质上都具有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以新疆大学而言，虽然在新世纪初进入了全国“211 工程”，实现了理、工、文、史、法专业的调整、整合，建立了新的新疆大学，不仅专业结构调整了；办学规模扩大了，资金投入更多了；师生数量大大增加了；整体教育水平发展速度加快了、提高了，而且努力向北大、清华全国一流大学学习。但是这并没有完全改变新大至今仍然具有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并没有缩小同内地东部地区高校相比存在的种种差距。因此在新疆如何加快、优先、跨越式发展民族教育，仍然是一个大政策、大课题。

二、民族教育、双语教学与学习汉语、学习外语的政策

发展民族教育，实行“双语教学”，提倡学习汉语，学习外语都属于我国现行的方针政策，属于民族政策措施的范畴。

中国民族教育从广义上是指中华民族的国民教育事业。从狭义讲民族教育一般特指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前者是中国教育的共同性，后者是中国教育的特殊性。共同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则是中国教育的真谛。

双语教学是建国后提出的发展民族教育的一项具体政策措施，它也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要模式和长期任务。它的自身含义是指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不仅要学好本民族语言，而且应当努力学习好汉语。

汉语乃中国民族人口和世界民族人口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中国公民通用的语言，提倡学习汉语主要指中国公民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通晓汉语的公民学习汉语的政策，也指世界上各国公民学习中国通用语言即汉语普通话。学习外语是指中国公民无论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都鼓励在学习好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学习好汉语，并在学习好民族语言，汉语基础上学习好一门或几门外语。

中国公民学习本民族通用语，学习本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并且努力学习外语，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趋势、大政策和大任务，也是中国公民的实际选择。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充分保障、关心这些政策的全面实施。

新中国成立至今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在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指引下，从办学形式、内容到办学条件、软件硬件建设，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疆的民族教育、双语教学，与学习汉语、学习外语的形势大好，喜人乐观。但是同内地、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差距仍然很大，新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依然存在。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中的政策问题，认清楚“民族教育”概念的双重含义，既要注意共同性，又要注意特殊性，切不可把发展民族教育简单等同于实行双语教学，切不可把双语学习简单等同于学习汉语或学习外语。如果那样认识，在实践中必然会扭曲政策，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众所周知，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学习汉语、学习外语，这三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都属于中国教育现行政策措施的内容和范畴。混同了区别或者看不到内在的政策导向的共同性，都会影响民族教育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三、新疆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教学问题

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的政策和措施。至今仍然是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一项任务，一种模式。它的本意指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不仅要学习本民族语言，而且也应当学习汉语，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来说，也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同时还要学习外国语。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我国对外开放，教育“三个面向”，为此国家教育部强调少数民族应当学习汉语，有条件地也要学习外国语。我国有学者把“双语”指称为一个国家内的通用语+国内某个民族的通用语同学习外国语。目前，世界上“双语学习模式”已成为东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兴起流行的一种政策或办法。去年，中央民族大学罗安源教授撰文把我国几十年实践的“双语教学”模式，重新概括为“三语”即少数民族语、汉语、外国语。而且认为“多语一通”是人类社会语言发展的“历史必然”。“三语并重”是“时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他还认为“汉语牵头”是中国西部语言教育的“关键”，他总结了一条规律：“我国多年双语教学与研究的经验证明：少数民族掌握了母语或母方言，就有利于学习汉语；少数民族同时掌握了母语和汉语，就有利于学习外语。”认为“从各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必须在‘三语教育’中把握汉语教育这个关键，以汉语教育来牵头、带动母语和外语的教育。”对于上述学术观点，应该认真讨论，加以借鉴运用于实践。我只想从民族政策的视角谈所谓“三语并重”是否适用于新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新世纪初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全世界的角度提出了学习语言希望。他说：“进入 21 世纪的人们最少要掌握 3 种语言，即国际流行语、国家通用语、民族通用语”。罗安源教授从我中华民族的视角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每一个学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都熟练地掌握汉语、民族语、外语三种语言”实现中国“最为理想的语言教育成果”。新大也有教师提出：“新疆要紧跟国际双语化进程的脚步”，“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才行”，“这主要是因为 21 世纪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世纪”，现代化的信息传递使地球“变小”了。认为“住在‘地球村’或‘地球城’的世界公民，接触多了，见面总得说话，世界共同语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位学者大量引证了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的双语模式，特别是学习英语的经验。还引证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各厅局的工作语言均为汉语普通话，一般会议语言也是汉语。”又具体引证了“新大各位校领导成员中的所有民族校长、副校长、副书记的工作语言均为汉语，各院系的民族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均以汉语为工作语言”。最后，这位教师号召：“在新疆、汉语群体应当积极学习汉语普通话和国际流行语。少数民族群体则应努力学习汉语普通话、国家流行语和民族语言。”他们共同点是主张从“双语学习模式”向“多语一通”发展，最终实现“三语并重”的“最为理想的语言教育成果”。对此，我也想从中国民族教育的政策视角参加他们的讨论。

首先，我认为“少数民族掌握了母语或母方言，就有利于学习汉语；少数民族同时掌握了母语和汉语，就利于学习外语。”这是不是“我国多年双语教学与研究的经验”或成功经验，值得研究。这里我仅举一个“个案”事例说明。我有一位哈萨克族女研究生，她生长在阿勒泰市一个小城镇，因为没有哈语小学，所以上完汉族小学、中学后考了东北大连民院，毕业后在乌鲁木齐一家私立学校教英语，2002 年考取了新疆大学民族理论硕士生。至今汉语和英文都不错，她自己反而因为不会哈语或还需要重新学哈语而矛盾苦恼。这虽然是“个案”，但我想这样的“个案”在全国民族地区包括新疆各自治州、县、民族乡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说明，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有双向共求和内在联系，并非“先后如何才有利于”，同样，民族语同汉语与外国语也是双向互求内在联系的，也并非先后有利不利，况且语言的本质属性则是工具，而非族际、族别和国别。所以笔者浅见不敢苟同所谓“经验证明论”的理论性和普遍意义。

其次，“三语并重”的可行性和政策性是什么？也是很模糊的。众所周知，语言的载体是人或民族或国民群体。他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今世界有 2000-3000 民族群体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着数百种乃至几千种语言，其中，人口上亿的民族 10 个。使用最多的语言 11 种，即汉语、英、印地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

日语、法语、德语。联合国使用语言也只有 6 种管理工作语言，即汉、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不难看出上述 11 种或 6 种世界上的重要语言，都是同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大的民族地域相联系的。而且使用范围的认同也有主次多寡、一般与特殊之分，不可能所有民族语言一律“并重”。所以，从政策上讲也不可能有一个什么完全平行并行的“三语并重”“最理想的教育模式”。就中国而言，不可能 55 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 80 多种语言都与汉语与外语“三语并重”，就美、英、法、日、俄而言也不可能有他们国家的所谓“三语并重”。所以，国际双语化或在三语并重是一种趋势，一种新模式，或是一种理想，使之成为现实恐怕也要漫长的时间。所以从中国民族教育国情出发，还是提“双语教学”更准确些，更踏实些。

再次，双语教学模式或“三语并重”主张都要防止形而上学。仅就我国“双语教学”而言，是民族语与汉语两个平行线的运作。从政策上讲应该把既尊重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的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尊重学习使用汉语的自由平等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过去有一种片面性，即认为发展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的重点是学习好母语或母方言或本民族语言。其次才是创造条件学习好汉语。现在则要注意防止另一种片面性，即认为全球化了，加入世贸挑战大了，竞争更激烈了，所以“双语学习”的重点要么是汉语，要么是外国语。甚至也片面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学学汉语，同时学习外国语，言外之意，民族语言也可以不学了等等。

仅就学习民族语，学习汉语与学习外国语而言，并不是两个平行线的运作，而是有重点有侧重的。首先要学习好一个国家的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语，其次才是提倡有条件的也要学习外国语。在新疆进行“双语教学”或倡导“三语并重”既要防止借口学习汉语，学习外语而忽视自治民族的母语学习的片面性，因而扭曲了两条平行线。又要注意防止借口学习先进，学习世界通用语而忽视学习汉语普通话的片面性，从而更加扭曲二条平行线。

那种认为目前世界上 60 多亿民族人口进入 21 世纪后都“最后要掌握 3 种语言，即国际流行语，国家通用语，民族（民间）语言”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美好愿望，决不能视为联合国提倡的什么成功的语言政策。说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生能否在大学毕业之时在本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之前，都成为“民族语，汉语，外语”三语并重兼通，向“中国最为理想的语言教育成果”发展。我认为这恐怕也是希望。希望总归是希望，但是不能当政策用。说到当前新疆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双语教学”或“三语并行”的本身，我认为主要是全面贯彻落实好新世纪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努力做到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贯彻党的民族教学相统一；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动摇。切实解决好加快发展、优先发展、超越发展新疆民族教育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投入（包括感情投入、资金投入、科技投入、人才投入等）。同时高度重视新疆民族教育自身的特殊性、长期性和重要性。依法行政、依法教育，及时果断地解决好新疆民族教育中诸如学习双语，学习外国语等具体的矛盾和问题，特别要结合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法，加紧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相关法律，不断地因势利导，推进新疆民族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四、关于新疆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的建议

近几年国家教育部门出台和发布了许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语言教育模式和措施，如国外有的国家采用“三段式语言教育模式”，即“在小学阶段，以母语为重点、母语与法定通用语的教育并行；在中学阶段，以法定通用语为重点，法定通用语与外语教育并行；在大学阶段法定通用语与外语的教育同等进行。”我国 80 年代初就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的“三段双语教育模式”即在小学阶段学习母语，初中开设汉语，并实行母语汉语并行，至高中阶段则汉语为重点与学习外语并行，到大学阶段则汉语与外语并重进行。这样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共十七八年时间不间断地学习。母语在小学到初中阶段基本掌握。初中至高中阶段汉语基本过关。考大学则通用汉语考试。入大学后读完几年大学，基本上又掌握了一门外语。我区曼苏

尔副厅长 80 年代去过延边学习取经，回疆后曾大力宣传推荐学习延边“三段双语模式”，看来今天仍有意义。前不久，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教育厅也出台了相关措施，提出 2005 年全区少数民族小学开始开设汉语课，2010 年全区少数民族中学开始大规模在数理化各科教学中推行汉语教学。

目前自治区各高校，大中专，也都积极推行“双语教学”推进汉语预科、加大 HSK 考试力度。从 1992 年开始，开展了少数民族中学部分学科（数理化）汉语实验工作，目前已发展到 15 个地州市 28 所学校；还在内地创办新疆少数民族学生“高中班”，继续办好大学汉语预科班等，表明新疆民族教育的大好形势仍需加强领导，贯彻政策，为此我建议：

1.新疆的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实践活动可否在具备条件的学校提前到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前，基本以民族语为主，解决好母语的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汉语课到高中毕业基本以汉语为主教学，基本解决掌握汉语学习普通话，到中专大专或工作或上大学后继续巩固学习汉语，到 20—22 岁前达到“民汉兼通”双语都会运用。在高中阶段开设英语或俄语，到大学毕业基本上学习一门外语，努力成为“三语人才”。

2.建议对近 25 年来新疆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学习汉语与外语的实践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调研，注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政策和措施，不断引导，不断推进，并注意认真贯彻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国通用语言法。

3.建议认真检查一次全面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相统一原则的执行情况，制定出新的落实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的中长期规划和新的方针政策与措施。

4.建议继续进行“双语教学”、“学习汉语，学习外语”的升级分段实验；加强和提高我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建立相应的新法规新机制；坚决治理新疆民族教育中汉语学习中各自为政、脱离实际或不依法行政，不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的种种行为。

最后预祝我们新疆的民族教育及双语教学，脚踏实地，不断进步。

Thinking of Policy about Xingjiang Ethnic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and Chinese Learning

GUO Zheng-li, LI Yan-rong, YANG Chao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re of Xinjiang University, Ethnic Theory Majo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830046)

Abstract: In order to thoroughly carry out the policies of the fifth national ethnic conference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endurance and importance of Xinjiang ethnic education, the paper defines the double significance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among ethnic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how to prevent the one-sidedness in bilingual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suggestions that priority be given in accelerating Xinjiang ethnic education .

Key words: ethnic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Chinese

收稿日期:2003-5-21

作者简介: 郭正礼 (1940-), 男(汉族), 天津人,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硕士生导师。